

# 春来沙家浜

李四题



范培松 朱亚辉 主编

在中国，说起常熟也许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，但谈到沙家浜，上个世纪中后叶出生的人几乎人尽皆知。其地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产物，又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演绎的革命的蒙太奇的一景，它使得当下蓊蓊郁郁的芦苇尚能找到存在的价值。沙家浜之于常熟，是禅定的静默的一道风景，是细弱的形如炊烟的荻花阵，是睡意蒙眬的淡笔抹开的水墨画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# 春来沙家浜



范培松 朱亚辉 主编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范培松 朱亚辉 2006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来沙家浜/范培松 朱亚辉主编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06.8

ISBN 7-5313-3119-5

I. 春… II. ①范②朱… III. 散文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1131 号

## 春来沙家浜

责任编辑 王维良 寿天舒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印制总监 刘 成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285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美术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70mm×230mm

字数 197 千字

印张 13.5

印数 1-5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3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88332520



## 序 永远的沙家浜

袁牧之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

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，在沙家浜召开了“春来沙家浜”的名家笔会。贾平凹、南帆、苏童、叶兆言、范小青、林白、陈思和、丁帆、穆涛、孙郁、林建法、王尧、张新颖、谢有顺、王必胜、汪政和陈歆耕等出席了会议。这是一次文学的盛会。徜徉在绿色的芦苇荡中，作家们感受到的是：春来沙家浜，沙家浜处处皆是春。作为革命历史传统教育基地和国家级的风景名胜沙家浜，她的古朴却又旖旎的自然风光，她的博大丰厚的历史人文，她的英雄传奇与平民梦想，她的古典气韵与现代品格，她的昨天和今天的方方面面，激发了作家们的悠悠情思。他们或是直抒胸臆，或是借人和事比兴，抒



情，牵扯起丝丝缕缕的已逝时光，打捞自己属于沙家浜的生命印记，或是漫话随笔，指点人生，抒写自我。把沙家浜从一个响当当的地名变为精美的艺术天空。

这本散文集中的另一部分作品是历时三个月的“春来沙家浜”全国散文征文大赛的成果。在主办方不遗余力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下，以丰硕的成果，圆满地落下了帷幕。本次赛事“大腕”云集，有资深作家杨守松、荆歌、徐刚等，也涌现出许多新秀，如黄河、胡俊和李利军等。老中青作者竞风流，以文学的方式去感受沙家浜的历史与现实，传统与现代，妩媚与坚毅。他们说沙家浜，忆沙家浜，倾其心力笔力，深情咏唱沙家浜这个江南水乡富有生命质感的灵秀丰腴，大江南北刮起了“沙家浜”旋风。除西藏外，全国各个省市都有来稿，前后共收到稿件三百一十多篇。从二十来岁的青年学子到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都踊跃投稿，更有





作者不辞辛劳，几易其稿。特别是《沙家浜》中描写的三十六位伤病员之一的吴志勤，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，为沙家浜那段宝贵的革命历史提供了形象生动的文字见证。一些和沙家浜未曾谋面的作者，甚至亲赴沙家浜实地游览。征文各有千秋，竞相开放。无论是从反映沙家浜的广度到深度，还是从参赛的人气到作品的水准质量以及艺术创新来看，都是很令人欢欣鼓舞的，甚至超出了各方的预期效果。这次征文为沙家浜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贡献，是成功的。

一部文学作品，或一件艺术作品，可以使一个景点红火，使一个地区闻名天下。英国人詹姆斯的小说《失去的地平线》，使得我国云南迪庆成为了全世界游客向往的伊甸乐园——香格里拉。陈逸飞的油画《双桥》，促使昆山的周庄成了旅游品牌古镇。沙家浜也是因京剧



《沙家浜》而走红。相比较而言，论先天条件，沙家浜是远不能与香格里拉比的，那儿的自然风景，凡去了的游人，几乎没有不称赞，不留恋的。沙家浜即使与周庄相比，自身条件也相对较弱，周庄毕竟是有着九百年历史的古镇。沙家浜从抗战到现在也不过六七十年，历史的遗存与资源是有限的。然而，沙家浜所在地的领导独具慧眼，紧紧抓住了她的资源，以文化为魂，艺术地开发，把文章做足做好，使它做成为红色旅游的经典品牌之一。

感谢沙家浜，为文学与人生、历史与现实提供了这么一个绝好的对话交流的平台。

春来沙家浜，永远的沙家浜！



# 目 录

## 序 永远的沙家浜

范培松 永远的沙家浜 /1

## 壹辑 名家笔会

贾平凹 沙家浜记 /2

南 帆 醉来稳做芦花梦 /4

范小青 后来的花絮 /7

林 白 去了沙家浜 /11

苏 童 晚霞映照在阳澄湖上 /14

叶兆言 沙家浜的记忆 /17

孙 郁 “沙家浜”的记忆 /19

张新颖 脱化 /22

谢有顺 沙家浜在哪里? /25

赵长天 这里曾经战火 /30

王必胜 沙家浜一日 /32

陈歆耕 芦苇的哲学 /37

汪 政 永远的沙家浜 /41

南 妮 老景区，新荣誉 /44

韩 松 探访沙家浜 /47

萧 丁 红色的浜 绿色的浜 /50

江 新 从《血染着的姓名》到《沙家浜》/53

范培松 我和沙家浜 /56

## 贰辑 征文精选

杨守松 水做的沙家浜 /62

荆 歌 重现的时光 /65

黄 河 梦里梦外 /69

胡 俊 生活可以这么田园 /73

李利军 采芦花 给新娘 /75

陶文瑜 一出戏一个人一个地方 /77

陶玉霖 生动的芦苇 /82

徐 刚 我的芦荡我的梦 /86

东方安澜 水乡情韵沙家浜 /89

姜俐敏 梦里不知身是客 /92

金曾豪 阿庆嫂的阳澄湖 /96

曾一果 别样的风景 /101

孔 媚 沙家浜那片芦苇 /105

葛 芳 黄昏的迷醉 /109

谢 波 情定沙家浜 /112

谷 丽 春影·芦苇·父亲 /116

吕锦华 春天长驻沙家浜 /120

张 立 我带回了一支芦笛 /122

倪祥保 芦荡随想 /125

吕 峰 巷陌深深 /128

周根红 芦苇 /130

王克强 一舸芦中来 /133

谭亚新 激情沙家浜 铜壶煮三江 /141

李阳波 芦苇荡情韵 /143

鹤望兰 梦萦芦花地 /147

宋瑞斌 父亲的枪 /149

柯爱琴 “沙家浜” 粉刷匠 /152

赵 玮 烟雨·江南·梦 /154

朱珊珊 芦苇情思 /157

徐建明 春来沙家浜 /161

月 儿 印象·沙家浜 /164

李 新 心向沙家浜 /168

刘 弘 父亲的沙家浜 /171

陈必信 沙家浜渔笛 /173

陶方宣 沙家浜眠月 /176

有令峻 拜访沙家浜 /178

谭金土 文化沙家浜 /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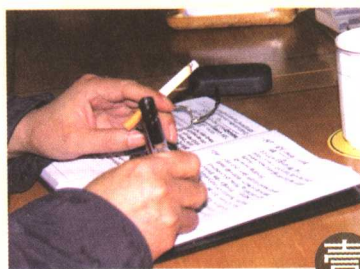
伊 宁 红色魅力 /186

### 叁辑 沙家浜叙事

陶玉霖 沙家浜叙事 /192

### 附录 沙家浜军民鱼水情

吴志勤 沙家浜军民鱼水情 /205



壹

名家笔会



## 沙家浜记

贾平凹



沙家浜是常熟的一个古镇，以建在芦荡之中而与众不同。镇不大，人家相对筑屋，后门通河，前门是街，街巷就极其幽深。路石又全然铺就了石板，石板与石板并不严实，故意留着空隙，能看见下面活活流水，似乎整个镇子就浮在了水上。从街往里走，看两边屋舍，大都两层，木头横七竖八，结构巧妙，人多各倚栏临窗，软语呼应。有旧寺数座，混杂于高铺之间，唯独门前蹲有石狮，石狮不威严，喜庆状可掬。也有老桥，连扯左右，荷就钻出石罅，近旁就是茶肆饭店。进去坐下，茶要碧螺春，饭要葺汁面，正端详灶是不是七星灶，壶是不是老铜壶，忽后窗外咿呀声响，一小船靠近，船上人和屋里人打情骂俏，便将一篓鳊鲫鱼递进来。鳊鲫鱼是稀罕物，水质好才能生长，鳊鲫鱼也正是这里的特产。连呼煎炸一碟来呀。却有黑鸛白鹭就站在后门栏上，而三朵四朵芦絮飞进，上下飘浮，用手不可捉拿。



时不时听人唱阿庆嫂，京剧味不足，但极投入。循声步入一条短巷，唱却息了，而巷外湖荡汪洋，正扫风，水石微皱，芦絮起落如云。岸边排列无数船，其状似偌大的鞋。顺脚上去，摇橹的大嫂问去哪儿，说句船到哪儿人到哪儿吧，船就箭一般驶进芦荡。进了芦荡才知神秘莫测，河道密布，港汊纵横。沿一处深入，芦苇愈来愈高，凉气袭身，万籁俱静，只听得橹声和蜂鸣，有几分惊奇也有些许紧张，想武陵桃源莫过如此吧。七拐八拐，已迷失了方位，却恰遇骤风，一时芦苇前呼后拥，一尽线乱。在乱中，却看见了远处栈桥和桥端的芦亭，亭中有人吃茶说话，只听得一团嗡嗡声，分辨不出话语。约几分钟，风软下去，悄没声息，继续前进，道越来越窄，水越来越深，湖苇倾斜得不能摇橹，江苇扑撒在船头，便看清了水中游鱼，而头顶上水鸟乱飞，一时有了奇思，这鸟入水为鱼，鱼出水为鸟，是相互转换的吗？得意自己不是诗人却有了诗情。

贾平凹 陕西

丹凤人。著名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高老庄》《废都》《怀念狼》《秦腔》等。

游了一次沙家浜，再也忘不了江南的这个古镇，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。





## 醉来稳做芦花梦

汪曾祺

站在阳台上看一派大水，大约是传说中的阳澄湖了。水阔天圆，湖面一层薄雾。附近有一个小码头，一艘褐色运输快艇突突地驶出。蓦然一声汽笛，吼声如牛。湖里的螃蟹体格壮硕，据说能在光滑的玻璃上八足挺立，挥舞双螯。

追溯这一派大水的发源地，竟然是数十年前的记忆。“前面就是沙家浜！”京剧《沙家浜》之中的念白迄今仍在回响。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，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……”这是汪曾祺先生写下的脍炙人口的唱词。《沙家浜》的唱腔刻录在我们意识的某一个角落，不经意间就会悄然浮现，盘旋在口吻之间。同行的许多人能够一字不落地演唱《智斗》。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惊叹：你们真渊博！我在卡拉OK厅里遇到一个歌手，她可以独自声口毕肖地包圆了阿庆嫂、刁德一和胡传魁的所有唱段。

湖里的芦苇荡，不如想象的那么茂密。一阵风过，

哗啦啦地响成一片。小木船无声地潜行，这就是当年新四军奇袭的路线吗？这些故事如今已经储存在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了。我在纪念馆内见到了阿庆嫂的相片。一个面目平常的妇人，穿一件土布的褂子，肚子有些拱起来，看不出多少伶俐之态；另一张相片上的茶馆简陋得很，几把椅子，地板似乎有些破损。找不到《沙家浜》唱词中“春来茶馆”的雅趣。但是，历史曾经从这里经过。芦苇荡，新四军，阿庆嫂，沙家浜都成为历史传奇的组成部分。

然而，这算历史吗？小镇原名横泾镇，因为《芦荡火种》特别是《沙家浜》的巨大名声而改称“沙家浜”。没有史书的记载，没有碑铭石刻，一台戏唱了下来，说改就改了。横泾镇从此沉没，所有的故事都从沙家浜开始，是不是太随便了些？

我未曾将这种疑虑放在心上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地名不过供人称呼，供人记忆；有一个好的理由，修改一下也是无妨。什么叫好的理由？惊动了文人墨客，一个地名尾随一篇美文而风传天下，这就是雅事了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地名是被文人墨客带入历史的？因为王羲之会稽山的曲水流觞之饮，兰亭至今犹存；西安城外的终南山，由于王维的吟咏而名垂千古；



李白仅仅在梦中游历了一番天姥山，后人就要循迹而至，参拜再三；苏东坡写《赤壁赋》，写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尽管他所游览的黃州赤壁并非三国孙曹交战之地，人们仍然将此处称为“东坡赤壁”；至于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给绍兴增添了多少分量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。另一些时候，人们甚至兴致勃勃地给文学虚构的世界找一个真实的落脚之处，例如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之中的大观园如此迷人，以至于人们按照曹雪芹的想象在地面上仿造出这么一座园林。如果有一门文学地理学，这些地名远比北京、上海或者深圳响亮。

横泾镇把自己的故事衔接到一台戏上，从此，这一派大水注入了文学的魂与魄。“醉来稳做芦花梦”，这是常熟人杨仪的诗句。秋凉蟹肥，芦花飘白，那些集聚到阳澄湖的人不仅因为水乡风光，还因为听到了文学的召唤。

**南帆** 福建福州人。著名评论家。著有《理解与感悟》《阐释的空间》《冲突的文学》及散文集《自由与享用》《叩访感觉》等。





## 后来的花絮

记小月

我是“春来沙家浜”征文大赛的评委之一，大赛结束后的一天，我父亲忽然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，你是一个大义灭亲的人。我吓了一跳，不知所指。接着父亲告诉大家，他也参加了这次大赛，用的是笔名，投稿后连水花也没见溅起一点点，就别说获什么二等奖三等奖了。父亲这个人向来爱开玩笑，碰到我这样的老实人，总是会把玩笑当真。我急了，说，不是我大义灭亲，是你自己大义灭亲，你参加征文赛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父亲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，却说，我一看到“沙家浜”三个字，就想起了你母亲，一想起你母亲，就想起了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，于是我就用了伊宁这个笔名。

我父母亲都是南通人，他们的相识相恋，肯定不是在沙家浜，确切地说，是在南通市中学堂街我母亲家的老屋里，与远在苏南常熟的这个水乡小镇一点关系也搭不上，他们也没有去过苏联，与列宁更无半点牵扯，但



是父亲却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了。但是如果我可以沿着父亲的思绪走一走，我就会发现，在毫无关联的几件事情背后，是有一个共同的词汇的，那就是：革命。

两个革命的青年，一个是我父亲，一个是我母亲，因为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浪漫主义，走到了一起，结成了夫妇。那时候两个革命的小知识分子谈得最多的就是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，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沙家浜，沙家浜是后来的事情，是艺术家的创造，但后来被创造出来的事情，也能后来居上，和先前的事情赶成了一趟，因为它们共同的背景是革命。

于是就出现了沙家浜——我母亲——伊宁，这样奇怪的组合，我仿佛看到我年轻的母亲，和她的女师的同学们一起走在游行的队伍里，她们一边喊着口号，一边听见调皮的男生骗她们说，手绢儿掉了。这时候我父亲参加了华大，正随着解放大军，走在苏北赶往苏南的路上，从地理方位上推测，从南通南下的队伍，那一天很可能途经了“沙家浜”。

我想我能够理解父亲看到“沙家浜”三个字，顷刻间就产生出的联想和感动。当然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。当我们站在今天的沙家浜风景区修旧如旧的老街时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心里浮泛起的是青少年时期乡间的那些苦涩而又甘甜的日子。我们在土灶上做饭，蹲在田头吞下大碗大碗的青菜米饭，或者没有青菜，几根腌萝卜条也咬得嘎嘣香脆。一天的食量，放在今天吃三四天一星期都没问题，我自己就有过一顿吃下一斤米饭的纪录。还觉得不算多，因为那是新米，见重，一斤饭也就两碗而已。所以那天当我们走过沙家浜老街的第一家小饭店